

不朽
文丛
Foreign Great Men Series

Ups & Downs

命运与岁月

外国著名诗人传记、回忆

潞 潞·主编

北京出版社



不朽
文丛
Foreign Great Men Series

命运与岁月

外国著名诗人传记、回忆

潞 潞 · 主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与岁月:外国著名诗人传记、回忆 / 潞潞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11

(不朽文丛)

ISBN 7-200-04776-7

I. 命… II. 潞… III. ①诗人—传记—外国②诗人—回忆录—外国 IV. 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077 号

命运与岁月

——外国著名诗人传记、回忆

MING YUN YU SUI YUE

策划 / 焦国梁 主编 / 潞潞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14.5 印张 356 000 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0-04776-7

I·755 定价:28.00 元

编者的话

1. 在出版了各种散文集之后,这是第一套全部由诗人(外国)写作的散文类丛书。

它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在写作的人群中,诗人是很重要亦很特殊的一群。诗人的思维方式、语言构成、写作立场、对生命和事物的感受和知觉等等,均带有诗人特有的印记。很多诗人除了诗歌之外,还写作有大量的散文、随笔、文论、日记、书信,甚至小说,比如歌德、普希金、爱伦·坡、波德莱尔、艾略特、叶芝、博尔赫斯、布罗茨基等,他们的散文类作品与非诗人作家的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称之为“另一种写作”。

诗人的散文类写作也是诗人创作的一部分,它能帮助人们更完整、准确地了解诗人,以及领悟诗人创作的奥秘。因此,编选这样的一套丛书,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还有研究、审美、欣赏等多方面的意义,可以满足那些对诗人的写作有兴趣的读者。

2.《不朽文丛》是一个重要标识。在人类的精神创造物中,更多是速朽的;时代的喧嚣声里,那些最耀眼、最响亮的往往和“不朽”相去甚远,它们只是一些美丽的泡沫,顷刻之间便烟消云散。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可能在所处时代是寂寞的、被人忽略的,但他们的生命力却特别持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浪淘沙之后,人们日益认识到那些留下来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但愿这套文丛所选的作品,能够配得上“不朽”这样高贵的字眼。

3. 编者是一位诗人,并不是职业编辑家,因此文丛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体例之类,只是分门别类,求得大致的和谐。所选诗人主要

是20世纪的,当然在此之前对文学史有重要影响、中国读者熟悉的个别诗人也在选编之列;所选作品尽可能是重要或有特色的,能够给读者有所启迪和具有某种新鲜感的。编者在选编过程中,尽力克服自己兴趣的偏颇和眼光的狭窄。

4. 编者不愿就本丛书的具体作品和内容去说什么,因为作品本身呈现出了一切。但是编者深深感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各种方式演进着,对古老的中国文明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其中,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引入,对中国文学起了“激活”作用;翻译语言成为一种新语言,滋养和加速成熟了“白话文”,它甚至决定了我们今天文学的水准。季羨林先生认为,中华文明的活力,其秘密在于两次重要的翻译运动:一是对印度文化的翻译,二是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他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

5. 对编者而言,编选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编者每每被诗人们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魅力所打动:诗人们对生命存在的完美追求,对艺术形式永无止境的探索,对真理和人类文明的价值取向,在古往今来的写作者中,均达到了极致和忘我的高度。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人类文明经历了漫长岁月、并且面对日益复杂问题的今天,让我们稍微冷却一下被物质社会搅晕的头脑,看看这些诗人们曾经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也许是有教益的。

在此,请允许编者怀着虔诚的心情,向读者郑重推荐这套丛书。

6. 当编辑这套丛书时,编者才发现这是一件既有兴味又琐碎的工作,需要大量的阅读,需要有见地的眼光,需要学识和品位,也需要严谨和谦逊,然而这都是编者欠缺的。勉力编成之后,尤为惶惑,充满了种种遗憾。恳望看到这套书的有识之士予以教正,待以后改进。

2002、8

目录

CONTENTS

- ▶ **阿赫玛托娃**
 - 我的小传 001
 - 忆亚历山大·勃洛克 006
- ▶ **爱伦堡**
 - 巴尔蒙特——选自《人·岁月·生活》 010
 - 茨维塔耶娃——选自《人·岁月·生活》 019
 - 曼德尔施塔姆——选自《人·岁月·生活》 030
- ▶ **威廉·冈特**
 - 波德莱尔和戈蒂叶——选自《美的历险》 039
- ▶ **瓦莱里**
 - 斯丹芬·马拉美 048
- ▶ **吉约姆·阿波利奈尔**
 - 被谋杀的诗人(自传片断) 052
- ▶ **希门内斯**
 - 诗人如是说 066
- ▶ **曼德尔施塔姆**
 - 时代的喧嚣(自传节选) 070

目 录

CONTENTS

- ▶ 叶 芝
 - 自传(节选) 086
- ▶ 茨威格
 - 里尔克在巴黎——选自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12
- ▶ 阿克罗伊德
 - 婚姻的不幸——选自
《艾略特传》..... 122
- ▶ 米·努埃曼
 - 纪伯伦·赫里勒·纪伯伦
(节选) 138
- ▶ 威·卡·威廉斯
 -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自传(选译) 182
 - 荒原 193
- ▶ 伊丽莎白·比肖普
 - 感情的成果:回忆 196
- ▶ 艾·阿尔瓦雷斯
 - 回忆西尔维娅·普拉斯 230
- ▶ 叶赛宁娜
 - 忆谢尔盖·叶赛宁 248

目录

CONTENTS

► 吉·吉皮乌斯

- 一个如痴如狂的人——回忆
勃留索夫 257

► 尼·费德林

- 与阿赫玛托娃一起
译《离骚》 288

► 叶·帕斯捷尔纳克

- 鲍·帕斯捷尔纳克与
诺贝尔奖 307
- 附：透过往日的波折 313

► R·埃尔曼

- 奥斯卡会见沃尔特——选
自《奥斯卡·王尔德》 317

► 唐·霍尔

- 忆诗人(节选) 326

► 罗伯特·佩恩·沃伦

- 诗歌就是生活 357

► 博尔赫斯

- 我的回忆 364

► 布罗茨基

- 小于一(自传) 411

目录

CONTENTS

- ▶ 渥雷·索因卡
 - 在阿凯的童年生活 432
- ▶ 奥古塔维奥·帕斯
 - 访问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 449



阿赫玛托娃

安娜·安得列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罗斯女诗人。曾是俄国文坛“阿克梅派”成员之一,其丈夫古米廖夫是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912年开始发表诗作。1922年起,苏联出版物上几乎看不到她的作品。50年代最后几年,苏联当局对她的评价有了变化,先后出版了她的多种诗集。

她一生除写诗外,还研究普希金的创作,并从事诗歌翻译,曾译过屈原的《离骚》和李商隐的无题诗。

我的小传^①

我于1889年6月11日(俄历23日)出生在敖德萨附近大喷泉这个地方。当时我父亲是退职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周岁时我家北迁皇村,我在那里一直居住到十六岁那年。

我脑海中留下的最初回忆是皇村的景色:郁郁葱葱、未经人工布置、蔚为壮观的公园,保姆常带我去的放牧地,毛色斑驳的小马驹在其间奔驰纵跳的跑马场,古旧的车站以及其他的景物——这一切我后来都写入了《皇村颂》一诗。

每年夏季,我总上塞瓦斯托波尔附近斯特雷列茨基湾海滨去避暑,在那里我跟大海交上了朋友。这些年给我留下的最强烈印象是古老的赫尔松涅斯城,我们就住在这个城的近郊。

我初学识字时读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写的识字课本。五岁那

① 1961年苏联文学出版社出版《安娜·阿赫玛托娃诗集》,阿赫玛托娃写了这篇《我的小传》作为代序。后该社多次再版她的诗集,此文也作了增补。现据1965年最后一次增补的原文译出。



年,我听女教师给哥哥、姊姊授课,也就跟着说起法语来了。

我第一次写诗是在十一岁那年。我开始接触的不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而是杰尔查文的(《庆贺皇室少年生日》)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诗篇我母亲都能背诵。

后来我进了皇村女子中学。开头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后来好得多了,但我学习起来总是不情不愿的。

1905年我父母分居,母亲带我们几个孩子到南方去。我们在耶夫帕托里亚住了整整一年,我在家自修,学完了中学最后第二个年级的课程。我怀念皇村,写下了大量毫无才华的诗。1905年革命爆发,但在与世隔绝的耶夫帕托里亚几乎没有什么反响。后来我去基辅,进了丰杜克列夫斯基中学,读完了中学最后一年级,1907年从该校毕业。

嗣后,我进了基辅女子高等学校法学系。起初,在学习法学史,特别是在学习拉丁文时,我是颇为满意的,但是一到学习纯粹的法学科目时,我对这个学校就兴味索然了。

1910年俄历4月25日,我与H.C.古米廖夫结婚,随即同去巴黎度蜜月。

那时候,在巴黎闹市区辅筑新的林荫大道(Raspail^①)的工程(左拉曾在他的小说里描绘过这一工程)尚未最后竣工。有一次,爱迪生的朋友韦尔纳在Taverne de Panthéon^②里指着两张餐桌对我说:“这两张桌子就是你们社会民主党人,这张是布尔什维克,那张是孟什维克。”巴黎妇女们的爱好是变化无常的,她们一会儿热中于穿裙裤(jupes - culottes),一会儿又热中于穿窄裾长裙(jupes - entravées),把两条腿包得密不透风。法国的诗坛处于十分冷落的状态,人们购买诗集,只是由于诗的前面或后面印着多少有点名气的画家画的小花饰。于是我才知道,巴黎的绘画压倒了法国的诗歌。

① 法语,街名,音译为拉斯帕伊。

② 法语,意为先贤祠饭店。



迁居彼得堡后,我就学于拉叶夫历史文学讲习所。这时候我已从事写诗,这些诗作后来收进了我的第一部诗集。

在此期间,人们给我看了英诺肯季·安年斯基写的《柏木雕花箱》^①的校样,这部诗集使我叹为观止,当我捧读这些诗篇时,我忘却了尘世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已明显地出现了颓势,新进的诗人已不再追随这个文学流派。一部分人加入未来派,另一部分人加入阿克梅派。我与“诗人第一车间”^②的同道——曼杰利什塔、姆津克丝奇和纳尔布特一起,成为阿克梅派。

1911年春天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俄国芭蕾舞剧取得了初次辉煌的成功。1912年我去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波伦亚、帕多瓦、威尼斯)旅游。意大利的绘画和建筑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它们好像萦怀的梦境一样,使我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集》问世。诗集只印了三百册,但批评家对它还是颇有好评的。

1912年10月1日,我的独生子列夫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集》出版。可是它的生命仅六个星期光景。到五月初,彼得堡的季节就过去了,人们渐渐风流云散。这次跟彼得堡分离可说是一次永别。等我们回来时,已不是彼得堡,而是彼得格勒了,从19世纪一下进入了20世纪,从城市外貌起,一切都面目一新。看来,一个刚刚跻身文坛的作家写的一本抒写爱情的小小诗集是理该淹没在世界大事中的。时代已另作了安排。

每年夏天,我总是在原先的特维尔斯克省离开别热茨克十五俄里的地方消夏。那儿的风景并不优美,无非是在起伏的丘陵上开垦

① 英诺肯季·费多罗维奇·安年斯基(1856—1909),俄罗斯诗人,属颓废派。其诗集《柏木雕花箱》出版于1910年。

② 当时诗人的一个派别。



出来的一方方平平整整的田地,以及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和“水闸门”,到处是庄稼、庄稼……我在那里写了《念珠集》和《白云集》中的许多诗篇。《白云集》在1917年9月出版。

读者和批评家们对这本诗集是不公正的。不知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本诗集写得比《念珠集》差。这本诗集是在更严酷困难的形势下问世的。交通运输停顿了——甚至没法把书寄往莫斯科,只能在彼得格勒售完。杂志停刊了,报纸也停办了。因此,和《念珠集》不同,《白云集》在报刊上没有得到轰动一时的评论。饥馑和经济崩溃的情况日甚一日。然而奇怪的是,这一切情况现在人们都没有考虑进去。

十月革命后,我在农业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我的诗集《车前草集》出版,1922年诗集《Anno Domini^①》出版。

约自20年代中期起,我怀着极大兴趣孜孜不倦地研究旧彼得堡的建筑,同时研究普希金的生平和创作。论《金鸡》、论孔斯坦·本扎曼的《阿道尔夫》^②和论《石客》,这三篇论著都先后刊印过,是我对普希金研究的成果。

另外,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亚历克山德丽娜》^③、《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年》^④,这几篇论著大概收入我的专著《普希金之死》一书……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时我在列宁格勒。9月梢,列宁格勒已被围,我搭机飞往莫斯科。

1944年5月前,我一直居住在塔什干,多方探听列宁格勒和前方的消息。在塔什干,我同其他诗人一样,时常去医院慰问伤员,为

① 拉丁文,意为耶稣纪元。

② 孔斯坦·本扎曼(1767—1830),法国自由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原籍瑞士,1795年入法国籍。《阿道尔夫》是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普希金曾对它作过高度评价。

③ 亚历克山德丽娜是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的妹妹。

④ 1828年普希金在莫斯科的一次舞会上结识了娜塔丽亚。1830年两人结婚。



伤员朗诵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体会到在溽暑蒸人的情况下,树木的浓荫和淙淙的流水声是怎么一番滋味。我还体会到人类的善良和仁慈: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重病。

1944年5月,我乘飞机到达了春光明媚的莫斯科。莫斯科充满了愉悦的气氛,期待着即将来临的胜利。6月我回到了列宁格勒。

我的故里列宁格勒市呈现的可怖景象,使我惊骇不止,我不禁写了一篇散文来描述我与列宁格勒的这次重逢。我的两篇随笔《三枝丁香花》和《在死神处作客》也写在那个时候,后者写我在捷里奥克前方的一次诗歌朗诵。我一向觉得散文是又神秘又使人神往的。我一开始就只懂得诗歌,对散文向来是一窍不通。大家都很赞赏我初次的试作,不过我自己当然并不信以为真。我邀请左琴科到我家来,他指点我要删掉一些,并说对其余的都同意。我感到很高兴……

我对文学翻译很早就感兴趣。在战后年代我翻译了很多作品。现在我还在从事翻译。

1962年我完成了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二十二年。

去年冬天,在但丁诞辰七百周年的前夕,我重新听到了意大利话——我在罗马和西西里岛待了一阵。1965年春,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到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同老朋友见了面,也结识了新朋友,还再次访问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写诗。对我来说,诗歌是我和时代、和人民的新生活联系的纽带。我在写作诗歌的时候,萦回在我耳际的是响彻在祖国英雄历史上的旋律。我生活在这英勇的年代,躬逢了许多无与伦比的盛事,我感到幸福。

1965 年

(劳 戈 译)



忆亚历山大·勃洛克

1913 年秋,在彼得堡一家饭店里为前来俄国访问的维尔哈伦举行欢迎会,同一天,别斯图热夫高级女子专修班也举办了一个规模



勃洛克

相当大的内部晚会(只限本校学员参加)。晚会的筹备人员中有位妇女灵机一动,想到把我也请去,让我向维尔哈伦致欢迎词,我对他怀有温柔的好感,不是因为他那轰动的大都市主义,而是因为一首小诗《在天边的一座木桥上》。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彼得堡的饭店里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有类似追悼会的感觉,燕尾服,上等香槟酒,拙劣的法语,还有祝酒词——鉴于此,我决定参加女学员的集会。

慈善机关的女施主们也亲临这个晚会,她们为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而终生进行着斗争。其中有一位是女作家,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特尔科娃-韦尔格日斯卡娅。我小的时候,她就认识我,我发言之后,她说:“瞧,阿



尼奇卡已经为自己争来了平等的权利。”

我在演员的化妆室里遇见了勃洛克。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维尔哈伦的欢迎会。诗人以感人的直率回答道：“因为那儿有人会要求我发言，而我不会讲法语。”

一位女学员拿着名单来到我们面前，通知我在勃洛克之后朗诵。我哀求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您之后，我朗诵不了。”他的回答，带有责备之意：“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我都不是高音歌唱家。”当时他已经是俄国最著名的诗人了。而我，那两年里也经常“在‘诗人车间’、‘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和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塔’里朗诵自己的诗篇，可是在这儿，情况完全不同了。”

如果说大舞台能够掩饰一个人，那么小平台就会把他无情地暴露于众。小平台活像断头台。那天，也许是我初次有了这种感受。对于站在小平台上的人来说，场内的人仿佛是一个千头怪物。大厅广众很难控制。在这方面，左琴科是个天才。帕斯捷尔纳克在小平台上也蛮随便。

谁也不认识我，所以当我出场时，便有人在喊：“这是谁？”勃洛克建议我朗诵《我们在这儿是群游手好闲之辈……》，我拒绝说：“每当我读到‘我穿上了窄筒裙’时——大家就哄笑。”他回答说：“每当我读到‘酒鬼们瞪着兔子一般的眼睛’时——他们也哄笑。”

好像不是在那儿，而是在另外一个文学晚会上，勃洛克听完伊戈尔·谢书里亚宁朗诵之后，回到演员化妆室，说：“他的嗓门油渍渍的，跟律师的一样。”

1913年年底的一个礼拜天，我带着勃洛克的诗集去看他，请他签名留念。他在每一本书上都简简单单地写道：“赠阿赫玛托娃——勃洛克”（《美女诗集》）。而在第三本上，诗人写了一首短诗献给我《有人会告诉你：美丽是那么可怕……》。诗中说我披着西班牙披巾，而我从来没有那种披巾。当时勃洛克对卡门着了迷，所以把我也西班牙化了。老实说，我的发髻上从来也没有戴过红蔷薇。这



首诗是用西班牙抒情诗体写成的,并非偶然。1921年春,我们在话剧大场的后台最后一次会晤时,勃洛克走到我面前问道:“那条西班牙披巾呢?”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到勃洛克家只去过一次,在那惟一的一次访问时,我顺便提到诗人贝内迪克特·利夫希茨抱怨说,只是因为勃洛克的存在,所以才妨碍了他写诗。勃洛克没有笑,而是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这我懂。列夫·托尔斯泰妨碍我写作。”

1914年夏,我到基辅郊区达尔尼察去探望妈妈。7月初,路经莫斯科,回斯列坡涅沃村我的家。在莫斯科时,我赶上了第一辆邮车就上了,我在平台上吸烟。火车进了某一站,车停了,月台上空空荡荡,有人把装信的口袋扔了下去。突然,勃洛克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不胜惊讶。我喊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回头看了看。因为他不仅是位伟大诗人,而且是个善于委婉提问的能手。他问道:“你跟谁同行?”我只来得及回答一句:“一个人。”火车开了。

五十一年后的今天,我翻开勃洛克的笔记本,我在1914年7月9日这一天读到:“我陪母亲到波得松涅奇纳雅去看一看疗养院。魔鬼在捉弄我。安娜·阿赫玛托娃在邮车上。”

勃洛克在另一处说我和杰利马斯以及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用电话把他折磨苦了。这事,我可以提供一点证据。

我给勃洛克挂过电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有个习惯,他往往把心中想的事说出声来,那天他以特有的直爽问道:“您给我来电话,大概因为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特尔科娃把我说您的话,都告诉了您?”好奇心快把我憋死了,于是我在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接见来访者的一天,去看望她。我问她,勃洛克都说了些什么。我怎么央求,她也不肯说:“阿尼奇卡,我从来不把这位客人议论别人的话传给那个人。”

勃洛克的笔记本使人零星地有所得,它把模糊不清的往事从忘